

資治通鑑

第三
函
十
冊

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食邑三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十七 起晉維大淵獻盡上章因數凡二年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

部志作周至舊傳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

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嘉山之敗事見二百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父則鄴城必拔矣慶

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使用光弼之計安有溢戊寅上祀九宮貴神李

傳曰九宮貴神者太一攝提權主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潢平朝直過翻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籍田乙卯當鎮

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仲朝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實

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鎮西北庭兵屯懷州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

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二月壬子月食既春秋之法書曰食不書月食日君象也此因張后之

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諱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滿天下之陽

是後月食皆書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先悉薦翻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

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韋后事見二百八豈足為灋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

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幾居依翻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

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龍重直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機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寺以待史思明

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薶及馬矢以食馬意與職翻先以麥糞雜土築橋今圖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

諸軍既無統帥所進退無所稟稟令也稟必錦觀行軍進退必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降戶

城久不下上下解體解體即勢屈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果如李光弼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

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抄掠即奇襲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

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畫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井汾舟車相

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趣讀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還捕不能察也遲即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觀

思明用兵所謂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陳讀曰陣下布陳同蓋亦有道焉

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亮翻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

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仲翻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

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使言李光弼王思禮在亂能整則其

甚重直用翻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新音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

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守式又翻襄鄧二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

所過剽掠剽即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考異曰亦志曰史思明自

日思明果反蓋蓄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色變懷恩之三月六日史思明

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塗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海軍擊破

之環馬恩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下後軍郭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

公疑懷恩為變遂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

水經注穀水出引農澗池縣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又東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即

運千秋亭南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即亮翻捐于專嗣陳失舟翻蒲陝二州夾之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存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

河潼關控其險可以禦敵故議退保之使都遊奕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使疏吏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

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是後李光弼雖斬張用濟而守河段秀實

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成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野成即野水度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成河清

縣本屬河南尹本大基縣武德二年置八年

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置大基先上時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謝罪上時

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崔圓先封國公實封戶五百國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濟王環上

之禮兩肅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屯鄴城南史思明之兵潰而北去至沙河和官軍的

之後各能收兵還營堅壁而固守鄴城思明未敢南也沙河縣隋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

分龍岡縣置唐魯邢州在鄴城西北二百餘里還音奴又音如字復扶又翻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

孫孝哲崔乾祐謀開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背蒲妹翻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

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暨往

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

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聖斯氏翻緩音受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

因出表偏示將士咸稱萬歲省昔景翻思明出慶緒表乃手疏唁慶緒疏所據翻而不稱臣且曰願

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軟血

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幾居希翻軟色甲翻引慶緒及

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稽音啓荷下棄失兩都久陷重圍龍翻不意大王以太上

皇之故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見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復扶又翻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忍震怒

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吾為音豈受爾佞媚乎即

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勸兵入鄴城收

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

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朝直引兵還范陽甲申回紇骨噶特勤帝德等十五人

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賞賜有差庚寅骨噶特勤等辭還

行營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復扶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諲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

資台通鑑卷二百二十一唐紀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並
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已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爲李輔國忌峴不於是京師多
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羅即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
軍遂安劉氏周勃安劉事見漢高后紀李揆謂勃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
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爲言朝直巡邏丙申以郭子
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謂東京畿山東謂河南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
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來瑒徙河西未行而相州師潰因使之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
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潞城縣屬潞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春秋潞子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
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宜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
常居內宅內宅蓋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
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雍錄按六典大明官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門直紫
宸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門西入歷溫室浴室殿殿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事
殿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以地望準之正直紫宸殿東西耳
無大小輔國口爲制勅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即行推案有所
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紫宸殿三司府縣鞠
獄皆先詣輔國咨奪輕重隨意稱制勅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李揆山東甲族見
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李揆裔出隴西其先客居榮陽遂爲山東甲族李輔國第五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皆應由中書
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峴戶典制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
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勅勅分比此至輔國昌諸色取索及杖
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索山客翻正宣宣命凡出宣命有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
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英武軍殿前射生手也置虞候以統之六軍比門

造偽外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開奏輔國由是忌覲李輔國專典禁中兵權詔旨

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密七州節度使沂海吳火過翻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典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

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老前此未嘗置節鎮曾見自南陽為之青密等七州尚書自彭城升號之

飲藥而死又音如字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燕因有翻考異作應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

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領士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

天應天二號按前門紀載思明既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唐封號指聖境內曰國某月思已有順

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借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元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錄云正月立年

為號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元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錄云正月立年

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前門紀載云立朝典為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其謀其朝

義德之紀載云於時已立為太子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擊為相李歸仁為將相息

即亮翻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穎毫節度使使錄史朝抱王安貴

之後也安貴見一百八十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回紇毗伽

關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紇下沒翻入聲汗音與辛子通回紇欲

以盛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外邪

然亦為之勞面而哭漢北之俗死者傳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牛馬陳於帳前祭之禮也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押官者官押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興尉本古雍縣至德二載改曰其妻訟冤

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李輔國本勅監察御史孫鑒鞠之無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

侍郎李時大理卿權獻鞠之此唐制所謂與鑒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之太平

因太平關城為名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太平若虛

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唐桂陽縣尉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嶺下尉嚴向所敗嚴向所敗嚴向所敗

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峴蜀州刺史峴蜀州刺史峴蜀州刺史峴蜀州刺史

賤蜀州朕自覺用濫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鄆寧等九州節度使滑州節度使滑州節度使滑州節度使滑州節度使

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

馬元帥考異曰郭志曰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綰東都肅宗使丞相張公綰東都肅宗使丞相張公綰東都肅宗使丞相張公綰東都肅宗使丞相張公綰東都

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考異曰

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

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

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銜枚以待上時掌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

觀懷恩此言則朝廷責師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彊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兩翻又音如字右武鋒

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恩

此言與康元寶之言皆是也使諸將從張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

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眾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釋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故

將攝伏以辛京果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

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既受命以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而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

方軍非救人也何見疑之甚欽李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

冬十月明引眾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陽城我當守武平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遂引兵東出師

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實錄此月李公為副元帥九月始發軍河陽耳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

語懷恩有加於諸將須臾聞者曰蕃渾五百騎至矣蕃渾謂諸蕃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

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特即亮翻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光弼雖知其情而容忍不發

復音扶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王思禮節度澤潞沁沁七州史或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

光弼初潼關之敗事見一百十八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整厓張光晟下馬授之中竹仲翻監音轉問

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識音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金城人屬河西

路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

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為子偽翻雲京喜而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

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禮

言光晟授已以馬脫言光晟授已以馬脫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從子思禮曰雲京過

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張光晟於王思禮可謂君子矣其

之相違也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

鋒勇冠三軍冠古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荆

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公主嫁回紇戊午上使將軍曹日

資台通鑑卷三百二十一唐紀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

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使之收復河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

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時荆南節度使領荆澧朗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

鑄錢大凡天下諸鑪九十九而絳州之鑪三十其餘諸鑪或屬江嶺或沒寇虜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大錢徑一寸二分文亦曰乾元

諸鑪或屬江嶺或沒寇虜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十二斤號重稜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冬料各官冬奉所丁亥以太子少

保崔光遠為荆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觀察置兵馬都使以陳穎臺申節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

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領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

千從已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晙周

擊自胡良濟河白晙胡良皆河津濟度之要在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

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

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許叔冀卒如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

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漢參戶縣地後周更名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

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漢古思明以為平蘆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

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州屬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

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陟又

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據臂之勢也據臂可伸而長可夫辨朝廷之禮

光弼不如公夫音扶朝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縝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按李

至德之初已為司空乾元元年年為侍中故韋縝以此呼之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嶢領龍門皆應置兵汜水有成軍之險龍門在登封縣

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

賊寇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毀帥讀曰率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

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平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水經注穀水東逕洛陽廣莫門北漢之

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從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為鎮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逼者以其嚴

整而難犯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一萬郭子儀自鎔水退守河陽齊及數萬及李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

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不可守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

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摘其後騎居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

史思明棄銳勝以攻河陽乃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思明既至洛陽則鄭滑等州已陷沒先築月城首恐戰有邂逅也

皆寓治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

詣城下挑戰曉堅堯翻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

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光弼之言得體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

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諫以

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既賞其勇而尤賞其有取敵之方略孝德挾一矛策馬亂流而進機絕流

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易以鼓稍近將動孝德搖

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息馬者使馬

戰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呼火放翻運矛躍馬

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龍仙恃勇輕敵而孝德

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

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索山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

之入城壯馬慕此一時渡河此小術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

貯百尺長竿數百枚賊蘇禮翻以巨木承其根豎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

盡又以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見賢通翻杜佑曰河清縣在河南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雍於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喻姓也姓諸東晉有論歸撰河西記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為子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怪其無問曰司空在乎李光弼加司空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易代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此之善用其所短強驥有言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代州有五臺府已亥以庭暉為右武衛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將軍則三品矣考異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已亥高庭暉授特進尋即高暉四月一日思明陷洛陽上元元年思明曜兵于河清言曰我且渡河絕彼糧南去使其子朝義河陽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之歸于潯水渡既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思明復攻河陽又翻復同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方鎮表乾元二年置鄭陳節度使領鄭陳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平為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勸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中河起石潭築城以衛河橋古橋早乙巳賊將周摯搶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勦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城外別築短垣高峻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眾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眾填塹三百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為子

下保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雖其敢戰而戰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

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度從洛翻乃復引退復扶又翻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

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勢復收兵趣北

城趣七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雖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

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曰陣陳讀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光

也將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論姓也諸論惟貞請

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麾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麾旗三至地

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韓韓與韓同釋名曰韓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依實錄曰

以長勒重戎通服唐馬周殺其勒加以靴靴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為之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

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

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懷恩

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瑒音暢又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

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呼火賊衆大潰史言河陽之戰真為確關非李斬首千餘級

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瑒至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

州考異曰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十餘人擒其大將徐瑒玉李秦授周摯按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

州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錄實錄云擒偽懷州節度使安太清并男朝俊偽貝州

史徐瑒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擒懷州始擒之今從舊傳子校通鑑書擒徐瑒玉李秦授蓋從舊傳

而以舊傳擒周摯為誤實錄所云擒安太清朝俊通鑑皆不取而考異謂之今從實錄此四字不可晚若

擒徐瑒玉如李秦授亦未當書擒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遣丁巳以李日

越為右金吾大將軍 叩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友簡州漢牛鞞黃都之地後魏於牛鞞置陽安縣及武康

渠容翻漢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此殿中監所置蘭州餘注見前康

楚元等衆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降戶

唐紀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

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韋見素以造至德從才用鄒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重天寶龍都民

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漢江縣地梁置臨江郡後周置表翻上時兩翻長知兩翻忠州南賓郡唐置忠州以地邊巴徽心懷忠信為名呼皮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秦州貞外司馬坐琦黨也十二月甲午呂諲領度支使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史思明遣

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礪子阪得馬六百疋歸仁走以伯王為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求寧沙柵之間屢破之礪子阪在河南永寧縣之東後周置同軌郡及熊耳縣隋廢郡及隋縣義寧元年改為求寧縣屬洛陽西末唐置洛陽縣西界漢過池縣之西境後魏大統十年於今縣東黃蓋城置北宜陽縣發帝二年改為熊耳後周移於劉鳩隋開皇三年移於同軌城義寧三年移於求寧因符堅舊城置縣以求寧為名武德三年移理同軌貞觀十四年移理沙柵十七年又移理鹿橋

上元元年是年閏四月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

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于闐王與四鎮節度使皆在行營故令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

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邠寧節度領州九分四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

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兩道邠寧鄜坊也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

之上紀九宮貴神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

級以七忠州長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

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准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史言劉期光不能審克問實而妄奏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

州宋白曰夷州之地歷代特險不聞臣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安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三月甲申改蒲州為河

中府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襄

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翹據州反翹呼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已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

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王真公主如仙媛考異曰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舊宮內侍王承恩魏悅及契國第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皇每御之裝幀觀覽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諸道遣官入京師奏上皇命王真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為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臣友及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李輔國此言是上皇慈仁宜容有此上皇上皇尊號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

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肅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勅取之橋詔也纔留十四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興慶宮為南內號戶為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秋下也隘小也狹也陸德明音義秋下小翻徐音秋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義居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語曰諸將士各好在以將士露刃遮道震其好在猶今人言好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韉侍衛如西內居

甘露殿西內以兩儀殿為內朝兩儀殿北有輔國帥衆而退率下同所留侍衛兵纔庭老數十人光祿陳甘露門甘露門內為甘露殿如往也女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土地九卷卷宗景雲元年吾數以讓皇帝皇

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六軍也數所上又迫於諸將乃

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即謂興慶宮取語便順或言南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梁以漢安縣後周置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遂州府志云以將蜀清化郡唐後分置遂州惡馬縣宋白曰因癸丑勅天下重校錢皆當三十如畿內

鐵重直龍州師二千三百六十重校錢即重輪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濠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

入年分長州龍標縣置巫州師南三千一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三里南境隋時郡之特何縣貞觀九年置郡州十一年置播州師南四千四百五十三里至東都四千九百

六十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濠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四百五十三里至東都四千九百

東都一千八百王真公主出居玉真觀王真觀唐武宗上更選後官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灑掃所賣御掃素令

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萬安咸宜二公主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憚因不茹葷辟穀浸

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

豫不能決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

置神策軍去臨洮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瑒瑒與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難乃既而軍地淪入吐蕃伯

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為神策軍丁亥贈謚興王

曰恭懿太子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拒吳蜀之衝

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置郭子儀於散地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

去儀也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射生英武等禁軍見上

朔方邠州邠州邠州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使郭子儀果總兵向范陽則史思明有內顧之憂李光弼成夾攻之勢必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

無和山之敗矣郭李成功則又必無樹置河北諸帥之禍矣復扶又翻節度使郭子儀

節度使詳考通鑑所書郭元二年四月甲辰以尚衡為青密節度使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尚

管五州管五州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義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

不法展剛疆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惡烏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

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唐中人出監方鎮軍品秩高者為展促僵不受命姓多應謠

誠此句當屬上句爲其勿翻強其請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爲亂然展方握疆兵宜以計去之說式苻嗣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恒

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淮南東南江浙西三道節度使淮南東道江浙西道凡二十三

州都統節度下云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使中國籍校精李恒傳

南江南北七州也江西者洪處其初統亦信撫七州也密勅舊都統李恒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

李恒爲浙東節度兼淮南見上卷元年按唐會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恒除節度淮南江東

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名起於此通鑑但書以浙東兼淮南東與會要少異

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又非親賢

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說人間之乎闕古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憂故不次

用公公反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展謀解印節以授展

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

七千趣廣陵七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書云作爲心膂日與李恒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

言展反展亦移檄言恒反州縣莫知所從恒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僊僊浙西節度使侯令儀

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徐城縣屬泗州漢徐縣地隋置徐城縣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

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呼火

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濬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

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恒將兵四千略淮西淮西李恒關北固爲兵場武帝所登即其地樺木以

塞江口旣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今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瓜洲多張火鼓以爲疑兵若將趣北固

者如是累日恒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蜀甲午晨陷潤州潤州壬子壬子十一日

軍聞之自潰恒奔宣城宣城死陵爲宣城縣帶宣州李恒去宣城縣數里之甲午晨陷潤州潤州壬子壬子十一日